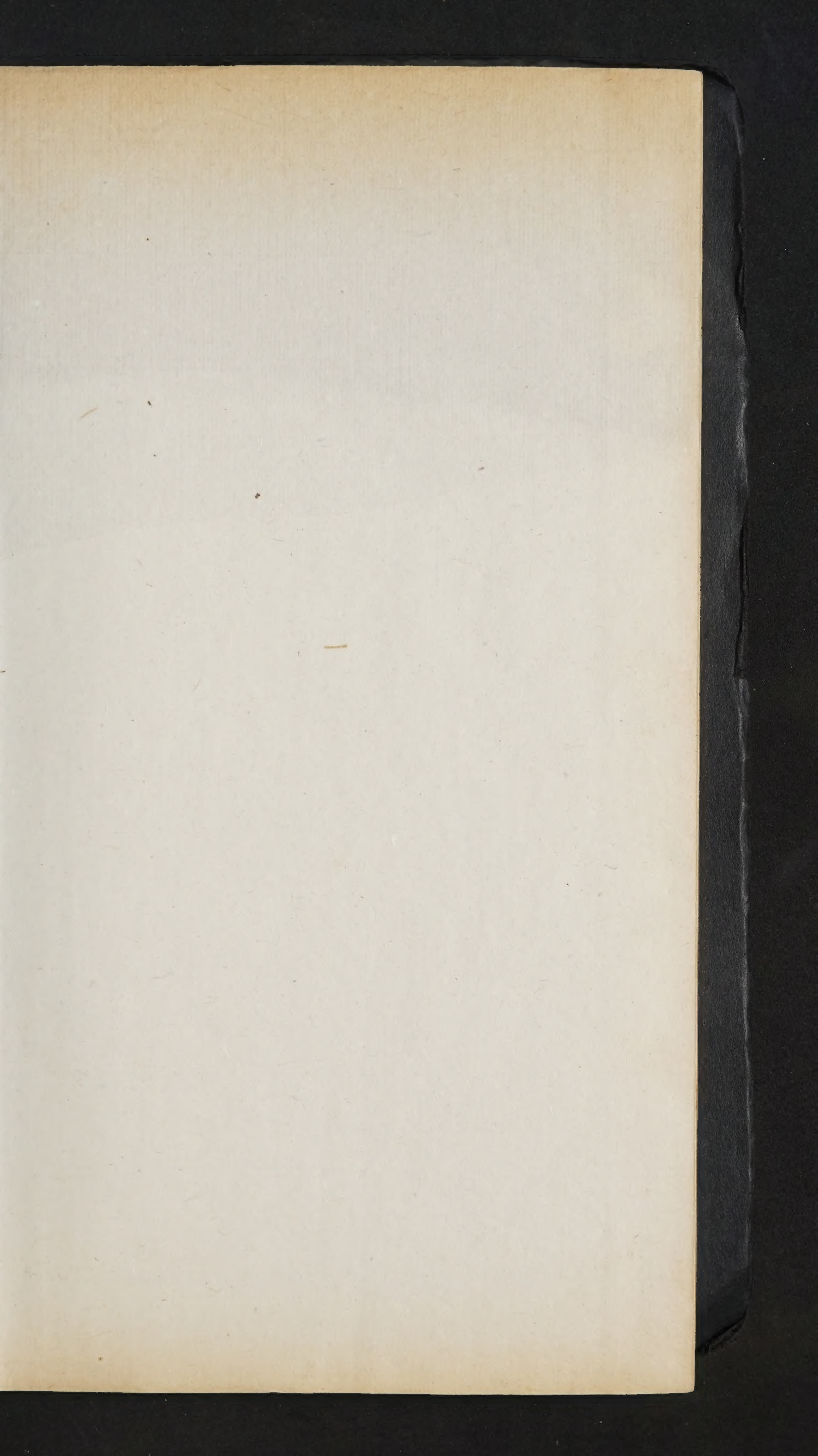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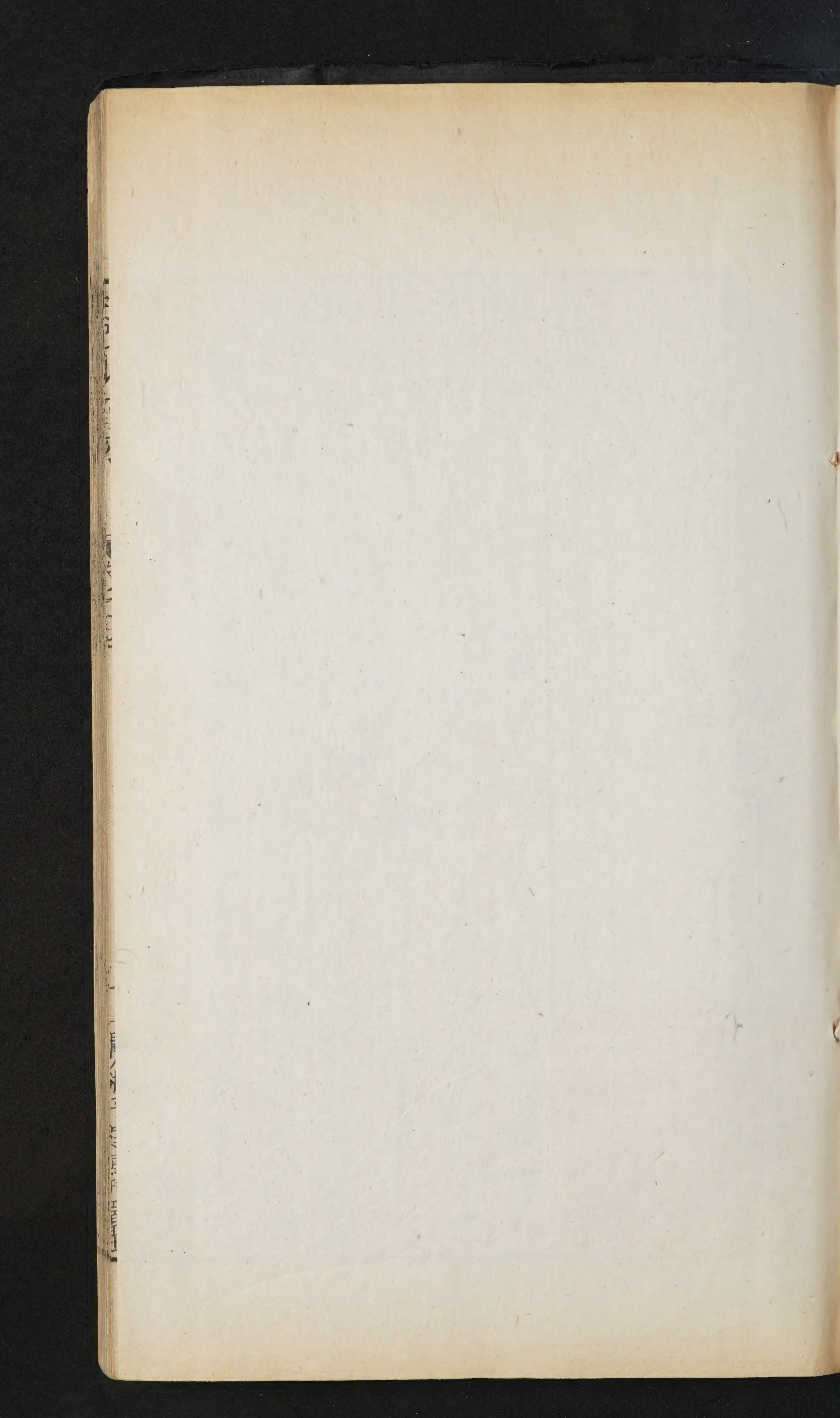






羽紀未節

高祖紀六未節

史記抄卷之四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不籍年月一滚序去）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追述）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紀中攙入項梁兩人事錯綜而序）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英雄本色○如見其人目前○）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伏後報兩掾案）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讐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

鍾云接每每用以故以集以此字為法句

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暗伏後案）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序籍形軀才氣於此）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以後更不提年月）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次倉卒起釁募處如畫）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

着落在此數語

出又坐俱細

梁召籍入須臾梁眴（曲）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應前）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總起兵案）廣陵人召平（攙入）於是（連）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此召平不自了）

事乃能作此度外奇事

所以發亡秦之端在此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

八千人前有根，後有應。通篇東西二字是大緊要處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于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

渡江　換人　連　突提　洗　敘陳嬰　又洗　渡淮　換人又連　入黥布

軍下邳　軍胡陵　入薛會薛　細

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羽之初出即所下者阬）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

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別序三田本末伏後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

齊楚相仇之始

揔上起下定陶敗死之案

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
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
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
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
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
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
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
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
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
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

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伏後案)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
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
破之定陶(項梁事終此)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
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
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
公軍碭(亦提)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
河擊趙大破之(提)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
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
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

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䖟

接手又下一令使人不堪之極然令語自佳奇一為項羽先留一傍讚

項羽又若宋义而序于高会之下蓋一照照懷昔狀耐但正此役难耐也

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卿子冠軍誤處着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暗指羽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又誤着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漢書作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

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軍中相與擁立情事如掌）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此等處有一唱三歎之味）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

秦楚交鋒只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九字是正面其餘俱以旁觀側出事前事後描寫故生動絶倫

莫敢仰視四字何等氣燄後叙坑下之圍莫能仰視四字何等哀涼只換一字而據情勢既別化工筆也

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自古大將在外危疑生叛必如此）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

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伏陳餘書案）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陳餘書絕佳）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揣入情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回護）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内不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戸。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此羽之孤疑不足以定天下處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

原委詳明

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
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
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
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
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
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羽之兵謀
若此豈漢王敵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
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
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
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

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以下序次情事如描畫今梨園子弟亦本此爲傳記如目睹之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

問答妙甚一字不可省

複句妙絕

從良口中叙出項伯素善留侯之故寫照入妙

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沛公之閉關豈其始不及與良本謀耶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

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為謝項羽之言卻好）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

劉辰翁曰叙楚漢會鴻門事歷歷如目睹無毫髮遺漏非十分筆力模寫不出

楊慎曰鴻門事文法自周書中來

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如畫）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點綴）擧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劒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當特皇急處今種種如掌）今者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

鉅鹿寫羽鴻門
寫噲兩人生氣
勃勃紙上

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内

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

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跽如面蹐之）項王按劍而跽曰（亦術）客何爲

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

酒（兩則字作但字解 極也 又方則字字字不同用字之妙 偶多指出）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

則與一生彘肩（細細冷語着色）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

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

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

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

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

至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
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
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
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前爲西向侍於此良亦同噲坐羽之奪氣可見矣）
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
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
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
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
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
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

複提妙

一提應前為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
了案
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
等四人持劒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
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
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
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
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
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
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
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

數句結羽入關之局引羽分封及東歸之案

以欲自王句起

立義帝以前一日氣魄一日弑義帝以後一日衰颯一日是一篇大關鍵处

至軍立誅殺曹無傷結前案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與沛公入關時一一相反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

東字分明

提 史筆

鍾云以下叙次諸將功與其受封如畫而矜恩惟私愛惜處種種分別太史公連用故字摶寫佗妍

此段公私輕重只在虛字过接处描寫。分王一段极錯綜极整齊筆筆傳神。分王諸將全用私恩私怨寫得尽情

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以下序次諸將功與其定封如畫而矜恩佬私愛惜處亦種種分別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連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

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
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内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
内都朝歌從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
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
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
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
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
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
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
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

不封三三県封十萬戶侯叙乃錯綜

用自立爲王句結

以下節節項羽敗局

安項羽方細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伏後敘案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伏後案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此係皆用漢之年月為提綱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陰賊如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私恩威如此又殺之臧

田榮不封項氏之禍始此

自立二字史法

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
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
王乃大怒羽以私予奪三田而三田卒不相容因而內亂自相併而羽亦因不能定不肯遣
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
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
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
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
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
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
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

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即封三秦距漢故智）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是時用秦正朔）項羽遂北至

漢入彭城

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覽羽之壯定三田處如逐孤兎無用兵之略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横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南与北擊相應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

彭城之厄

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

西与東伐楚相应

漢軍滎陽

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横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

次王又折一臂

滎陽之厄

者佯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此係楚漢興亡處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巳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黄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城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巳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

結范增

高云含九江王不往漢則彭越又反要也所以合彼敵又項羽不炊親奔命矣

漢保成皐

項羽又其一證

成皐之厄

欲西不得西是時關処 下接云乃自東擊彭越有情楚鋒自是衰矣

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亨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

漢再取成皐。越一反而漢乃復取成皐彭越擊

内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則字作遂字解）巳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絶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則字作幸字解）沛公硬心腸故爲硬言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

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
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
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
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
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
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
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
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
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
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

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
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
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慎
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
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
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
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
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
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

則字又作乃字解

東字分明

自西復東為彭越也

彭越及而漢得大破楚軍彭越功案

凌約言曰爲中用當是時凡八字特摺剔擒曰另精郛

楚漢成敗決於此

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徒以舊恩任不必賢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

又提前案

提

不了語

此范增之所不能者也

自此解兵東歸項王不復西矣

高云固陵不会韓彭菹蘊了根伏矣

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此一策遂定楚漢興亡之畧卽不能

垓下一段情境備極悽惋且語氣悲壯足與千古讀之使人感嘆

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

風號雨溢海嘯山崩讀之吾為起舞

美人和歌云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

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
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
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覧羽本末特一梟將）乃
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
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
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
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
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
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
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

悲惋中自有壯氣

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

侯平皐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絕佳）吾聞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將無倣有）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項畢

史記抄卷之五

高祖本紀 讀高祖紀須參項羽紀兩相得失處一一入手

符應一　狀貌一　意氣一　符應二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

意見三

進者會禮之財也

意見四

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
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
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
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自古英雄如此)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
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
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
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
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

狀貌三

服飾

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漫及之却

音義五

音義六

符應三

澹宕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
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
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飮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
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
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
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擊斬蛇蛇遂
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
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
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
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

符應四

符應五

紹說

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閒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

畏其意

辭令

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英雄始事。。。。）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倶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大度處）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應前）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

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平与壯其名也

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

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
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
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
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
陳別將司馬𡰥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
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
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
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
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
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

時章邯圍齊田榮于東阿沛公與項梁救之

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
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
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
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
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
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
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
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
又提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
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爲
提

三司云怀王遣沛公入関項紀不云及此乃稱譯之

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高祖王天下之始）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

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漢書作攻秦軍壁破其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詳）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

從旁突插一句爲促沛公入關也

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酈生雖心漢高大度）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此一着甚妙入關之始謀）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

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戸引兵西無不下者

沛公得一助

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别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

鍾云与父老約乃西漢丗王厚局點清

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此便是湯武作用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

已伏亞父三秦根脚

或人說話亦出於項紀而詳於此

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

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爾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

了入關一案。又所以伏沛公異日為義帝發喪之張本

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户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暗制沛公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

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便是一天下蜀而）按留家是用張良計也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羽之失着）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抽出）（羽之樹敵處）項羽怨田榮立齊相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

畤音止好畤縣名

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羽之樹敵處）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羽之失着）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漢之得着）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羽之此着亦不得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兵

沛公因張良之說燒絶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而項羽遂北擊齊且與彭越陳餘輩方爭衡沛公因得用韓信之計以定三秦及其鋒以東嚮天下之勢遂定矣譬之兩人對奕沛公已得勝局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以東嚮爭權者韓王信本謀也漢王檄文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漢之收人心處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陜撫關外父老還漢之收人心處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張耳失國而漢不之罪且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

真西山曰不早率諸侯王而曰願從諸侯王不曰擊項羽而曰擊楚之殺義帝者詞不迫而意已獨至矣有古誓命之氣象

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借羽失著以為兵端）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着名）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羽之失大著）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

五諸侯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

諸侯兵遂入彭城太史公知兵畧故指畫楚漢兩争如掌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是時楚兵憤而漢兵新合氣不一故敗靈璧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羽無大体處又提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漢之得著處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

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漢之收人心處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内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又漢之轉敗得著處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絶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

甬道恐敵鈔輜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屬聯也敖地名臨河有大倉

劉辰翁曰四面上亭長捐四萬金買王委之天不殺其意氣吞羽百倍

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定魏下趙及食敖倉並漢之得着處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

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説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此又漢之一勝着處兵法曰多方以誤之○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兵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

高云彼于彭布項氏之所以亡也一旋兵而師老再旋兵而力竭矣

高云秦王滅魏王豹虜趙王歇誅齊王然殺王卬降天下大勢予歸漢羽以一孤軍東西奔命亡其日矣

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項羽（與紀不合）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皋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逃也）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即秦生本指）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漢之得着處）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

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漢之得着處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

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亦深溝高壘以相拒之意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漢之得着處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

鍾云至此破楚之勢叙手乃敢大言

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刼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受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

許相卿曰叙越若楚兵等皮重出不易一字妙

高云漢書遣陸賈侯生請太公 史于侯生 閔父子大倫 似宜郭之 此於而史公不之及者 盖諱高祖分羹之言也

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

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皐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

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

廣武關中兵益出 又提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

兵絶其糧食田横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

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

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

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

用留侯陳平計 留侯此着又是一勝局 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

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

董份曰一却一縱一乘用一字而進退迭用之勢宛然在目最奇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爲淮南王

又漢之得著　是楚司馬　動手也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

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漢功臣人人自危始此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卽皇帝位氾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

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

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高祖獨見）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

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
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
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
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
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
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
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
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
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

別本無甚善二字

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即黄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巳而以齊王同姓復三四叛）高祖曰善賜黄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

王韋云匈奴圍我二十城得春秋法漢書改爲匈奴所圍失體而文弱矣

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荊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
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
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
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
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
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代王二月高祖自
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
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

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
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
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
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趙相貫高等謀
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
廢以爲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爲宣平侯
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 秦故令
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
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

免以天下驕其親所記說藐之不忘者

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刼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凌約言曰兩吾知為初之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高祖喜沛二處并
有照映故借以照
法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以下叙得感慨淋漓）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

張帷帳也

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

英雄氣象較又高一番

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氏復問其次上曰此

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不了語）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四日不發喪則人人危矣此或訛言）曰諸將與帝爲編戶民今北面爲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商）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己巳立太

高曰本支百世帝王承先祖以大封同姓以鎮海內此高帝皇弟也故以高帝八男係焉

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應前還沛時案）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爲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爲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爲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

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高祖本紀終

